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二十八回 逞利口再用機謀 開華筵大變戲法

伯和一走便宜了熙鳳等一班人。她自那日在伯和面前，借出去檢點衣箱為由，同著阿珠，乘坐黃包車，直奔火車站。義和已在那裡等候多時，見面後，三個人一同買票登車，開往蘇州，徑投阿珠家內，暫時耽擱。阿珠家在鄉間，開門一望，遍地桑麻，頗得天趣。熙鳳自繁華叢中脫身到此，恍如得了世外桃源一般。又有義和陪伴著她，形影相依，坐臥不離，快活無比。可憐伯和在上海奔波尋訪之日，正他們二人在蘇州賞心樂意之時。住了幾天，義和因假期將滿，恐洋行中有事，不便耽擱，辭了熙鳳，先行回滬。熙鳳教他留心打聽伯和行止，以及風聲怎樣，即速寫信給她，再定進止。義和到了上海，暗中打聽得伯和還沒動身，曾到清和坊查過一次，喜的是並未投報捕房，風聲並不緊急，即忙寫信報告熙鳳去後，又設法探知伯和已趁江新輪船動身，不覺喜出望外，慌忙發出一封快信，通知熙鳳，並催她趕快回來。第二天，接到熙鳳的回信，教他須要打聽得仔仔細細，伯和雖去，曾否把這件事托俊人代辦，巡捕房可曾存案，包打聽有無接頭，務必探聽得千真萬確，如果沒甚危險，才可到上海來，休得輕信浮言，誤落圈套。義和見了，十分懊喪，又轉托另一個朋友，到捕房中，打聽得伯和俊人，俱未報案。只有一起仙人跳的案子，已於數日前發落完結。包打聽阿珊那裡，雖然有過一句話兒，但當時因沒講定，故已回卻。如今伯和已走，還有誰來管他這筆賬。義和得報，又寫信給熙鳳知道。隔了幾天，才得熙鳳回信，說於某日趁蘇州五點半鐘快車，與阿珠一同來申。義和得信，喜不自勝。這夜七點鐘，親到火車站，接著熙鳳等，同回六馬路小房子內。阿珠也因記自己情人，急急回到自家小房子中去了。

這邊熙鳳與義和，議論大事。照義和的意思，要教熙鳳住到他家去。因義和住在虹口，家中還有父母兄妹同居一處，既有照應，又可省些開消。熙鳳因自己一個人散澹慣的，有了公婆姑嫂，不免受人管束，所以情願另外住開。兩個人議論多時，大凡男女二人交戰，十成之中，倒有九成，最後五分鐘，總是女人勝的。因此這夜的談判，仍被熙鳳占了優勢。次日，義和便在老北門城內，看中了一所房屋，教熙鳳同去觀看，亦甚合意，丟了定錢，擇日進宅。熙鳳貼些私房，買幾件傢伙，僱了一名使女，居然成了一夫一妻的一份人家。講到熙鳳雖然是煙花隊裡出身，但她久困風塵，備嘗辛苦，此時得了個如意郎君，志在終老，並不以淡薄介意。白天義和到洋行中去寫字，她閒著沒事，便到左右鄰捨家走走。有時聚幾個女人，又又小麻雀。何消一兩個月，前後左右幾家鄰舍，都已攪得很熟。他家貼隔壁，是個鄉紳的住宅，共有老夫妻兩口，小夫妻兩口，待人接物，都十分和氣。還有個帶梳頭的娘姨，也很喜歡同人談天。有一天，那娘姨先來與她說了一會閒話，又邀她到隔壁去坐坐。熙鳳到了隔壁，這家的太太奶奶，見了她，都笑逐顏開的，請她坐了，幾個人指東話西，纏七夾八，談了一陣天，又說了一會地。她們講在興頭上，忽然有個車夫打扮的人走進來。太太一見說：「阿福你來做什麼？」

阿福道：「我家太太病了，少爺奶奶，著我拖了車子來，馬上接姑太太前去。」太太聽了，著慌道：「老太太害的是什麼病？」阿福道：「我也沒知道，聽說是昨天晚上起的，略有些吐瀉，今天忽然變重，新奶奶差人把少爺從藥房中叫了回去，少爺又打發我到此接姑太太來了。」太太聽說，忙教阿福暫等，自己進去更換衣服。熙鳳見她家有事，也就告辭出來。再表她這個鄰居，就是陳浩然家。當時陳太太聽錢家的車夫阿福來報，說自己母親有病，即便換好衣服，急急忙忙，也不叫張媽同去，獨自一人，坐著來接她的包車，到了新聞。老太太的臥房，本在樓下。陳太太一腳奔到房中，卻見老太太床上，蚊帳低垂，薛氏、邵氏二人，都鴉鵲無聲似的，一個坐在床前矮凳上，一個卻坐在床對面的桌子旁邊。陳太太忙問老太太病勢如何？邵氏慌忙向她搖手，教她莫高聲。薛氏帶笑站起，讓陳太太坐了，又低聲告訴她，老太太才睡著的，她老人家，昨天晚上受了暑氣，半夜裡忽然發痧，吐瀉並作，後來吃了自己藥房裡做的痧藥水，吐瀉雖止，但今天早起，不知如何身子忽然發戰，現在七月天氣，我們穿著單衣，還覺很熱，她老人家蓋了一床棉被，猶自呼冷。摸她身上，又燙得火灼似的，我們都不明白，是什麼坡少爺說，或者你見多識廣，識這種病症，故叫阿福接你到此，現在他自己請醫生去了。陳太太道：「莫要是痧藥水吃壞的罷。」

薛氏道：「對呵，我們也這般說，少爺卻竭力和我們爭，說痧藥水吃不壞的。臨了他自己也想出來了，倒說論不定是痧藥水吃壞的。因痧藥水本是夏季一椿絕好買賣。內中該有鴉片酒一味藥，這東西價錢很貴，故而有幾家折爛污的藥房，都把鴉片煙代鴉片酒用，我們自家藥房中，往年做痧藥水，雖不用鴉片酒，但用的卻是大土，今年大土漲價，少爺恐不能賺錢，所以用了紅土，不過紅土性質最熱，吃煙的人，裝在煙槍上吃了，尚不免傷身，何況老太太是不吃煙的，而且和在藥水中吃，故此少爺很為著急，深恐害人害了自家母親，急於要請醫生來，評一評病源。若真是痧藥水吃壞，可算得眼前報應了。」說著，猛想起這句話講得太顯，恐陳太太和邵氏聽了，不以為然，疾忙改口道：「我看痧藥水，一定吃不壞人。大約少爺因疑心所致，藥水中用的鴉片酒，一斤中還用不到幾分，怎能吃得壞人呢！」

陳太太道：「但願如此就好了。」一面放輕腳步，走到老太太床前，揭起蚊帳，見老太太面朝裡睡著，身上蓋著一條棉被。伸手在她額角上，按了一按，果覺其熱無比。陳太太低聲向邵氏道：「這般熱天，蓋著棉被，莫要再受暑罷。」邵氏道：「原是啊，不過方才她蓋著棉被，還呼冷，所以我們不敢替她除被了。」陳太太聽說，放下蚊帳，就在床沿上坐下，重向邵氏問好。邵氏自嫁如海以來，與陳太太是第一次見面，想起前情，免不得有些兒粉面含羞，芳心帶愧，低著頭以目視地。薛氏便對陳太太擠眉弄眼，又向邵氏努努嘴，陳太太一笑，又問邵氏道：「你家媽媽，不是也在這裡嗎？怎麼我進來，沒看見她。」

邵氏道：「她大約在我房中收拾，一會兒就要來的。」說時，恰巧李氏躡手躡足，走到房門口來探望，陳太太見了，忙向她點頭，說：「王家媽媽，你一向身子可好？」李氏一眼看見了陳太太，忽然想到當年自己婆媳二口，清苦過活，若無陳太太，焉得與錢家少爺相識，怎能有此一日，現在呼奴使婢，有吃有穿，雖說靠媳婦的福，其實都是陳太太的功勞，心中萬分感激，慌忙跨進房內，粗聲大氣說：「阿呀，陳太太，你合家都好麼？」邵氏忙教她低聲，休驚了病人。不料老太太已在床上翻身轉側，陳太太忙揭起帳子，叫了一聲母親，老太太張目，見了她說：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怎知我有病前來？」

陳太太道：「是阿福進城來接我，我方知母親有病，才來得不多一會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又沒甚大病，他們鄭重其事，把你接了來，沒把你嚇一跳罷！」陳太太笑道：「適才妹妹已告訴過我了，母親現在身上覺得怎樣？」老太太道：「方才很為怕冷，此時睡了一陣，已好得多咧。你一向身子好不好？光裕媳婦娶進來，可孝順麼？」陳太太道：「做女兒的身子很好。光裕媳婦過門以來，還肯聽話，不過有些兒孩子氣罷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年青人原不免有孩子氣的，能得兒子媳婦孝順，也算你的福氣咧。」說到這裡，見薛氏坐在她床對面，便住口不言，只問她浩然近來身子還康健麼？光裕可在唸書麼？陳太太道：「他仍和往年一樣，精神很好。近日在那個會裡升了幹事，故此天天忙忙碌碌，不知乾的什麼事呢。光裕也許久不上學堂，現在國民黨裡，做一個什麼職員，據說再過幾年，就可以升都督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他們少年人，最喜歡成群結黨。常言道：狐群狗黨。結黨這件事，究竟不是好買賣。以後還得教他少弄弄的好。」陳太太道：「他父子兩個都和發了瘋的一般，你想都督，我想總長，還有誰人說得醒他，只索得由他們去鬧罷。」

正言時，如海請醫生回來，邵氏、薛氏都迴避了，陳太太扶起老太太，給醫生診了脈，說是夏天貪涼太甚，風邪內侵，只消把邪氣表散表散，自可無礙。如海便留陳太太多住幾天，幫著服侍老太太。陳太太因家中不曾交代，又差阿福前去通知。可巧光裕在家，得悉外祖母有病，也即親自出城來探望。恰在老太太房中，與邵氏相遇。他二人隔別經年，重逢一旦，前情未泯，相見時各有一種描摹不出的神態。邵氏想起光裕去年，待她溫存體貼的光景，那時只因自己存心守節，故而忍心辜負他一腔情意，不料自己節操仍不能始終如一，如今為人妾媵，有何面目見他。但他現今亦已續娶，聽說新婦十分美貌，少年夫妻，想必恩愛非常，不知他此時還有我在心上否？因此不住偷眼瞧光裕的舉動。光裕因邵氏再醮如海，心中銜恨次骨，這時見了面，不知怎的把一腔憤恨之心，

變化得瓦解冰消。暗想古人云：侯門一入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我雖然不算路人，但已做了她的小輩，不知她可要搭長輩架子，更不知她心中可記得我去年的一片愛情，故而兩眼也直向邵氏望著。因有如海在旁，不敢公然開口敘舊。但他兩個人四隻眼光，已和織錦穿梭般的來往不絕。薛氏在旁，看得頗為真切。走到如海背後，伸手在他衣角上拉了一拉。如海猛回頭說：「做什麼？」

薛氏道：「你出來，我有句話同你說。」如海不知就裡，隨著薛氏走到房外，薛氏帶笑道：「你在房裡看見什麼嗎？」如海驚道：「是什麼東西，我沒有看見。」薛氏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瞎子，這對眼珠兒，只有看女人是名工，別的一些看不出。你再進去看看仔細，人家打了好半天無線電報，你還在做夢呢。」如海即忙回進房內，恰巧光裕見如海被薛氏喚了出去，房中只有他自己母親和外祖母二人，便放膽問邵氏答話問好，邵氏也笑靨相迎，兩個人還沒講滿三句話，如海已走進房來，光裕住口不迭，早被如海看在眼內，心中不勝氣憤。但自己也不能阻止他們說話，只覺頂門裡一股酸氣，上沖霄漢。薛氏夾腳跟進，又把如海喚到外面，如海怒道：「我正要看他們兩個作何勾當，你又叫我出來則甚？」

薛氏笑道：「你也太不知趣了。人家難得相見的，要你站在面前，做什麼討厭人呢！」如海怒道：「放屁，我討什麼厭？」薛氏笑道：「好啊，你受了小老婆的氣，拿我出氣。也罷，我說的話，就算放屁。如今我也不放了，那天秀珍把絲線織的一個錢荷包，預備送你寄父生日用的，昨天已做好了，我看織得很的工致，她自己說做得不好，不能送人，你去看看，如若可用，就拿去送給她寄父，因這是他寄女兒親手制的東西，想必他一定歡喜。」如海聽說，跟薛氏上樓。薛氏拿出那個錢荷包，如海見歪歪邪邪，不成模樣，笑說這個東西，如何可以送人。秀珍這孩子，天天在外間閒逛，女紅活計，一些都不考究，將來終不是個了局。你做娘的，須得教訓教訓她才好。薛氏笑道：「養不教，父之過，關我什麼事！」如海笑道：「你讀書不通，專門胡纏。須知男兒父教，女兒理該母教的。」薛氏道：「母也不止我一個，還有別人，難道不算母？」如海道：「她嗎？她自己還不懂道理，怎能教訓別人。」

薛氏道：「你也未免忒殺不近人情了，怎不想這塊肉，究竟是你打從外甥口中奪下來的，物歸原主，本是理所應該，還要動什麼醋氣？」如海怒道：「你又要胡說了。他二人以前又沒聘定，怎能說我奪他？」薛氏冷笑道：「雖沒聘定，難道一對年紀輕輕的男女，住在相近之處，果然有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當真沒有交情的麼？」如海呆了一呆道：「那恐未必見得罷。」薛氏道：「哼，未必見得倘若真個未必見得，今兒見面，萬不能這般廝熟，你自己昏迷不醒，可知一頂綠頭巾，早已有人替你戴上了。」如海道：「胡說！你看她不是這種人。」

薛氏笑道：「我看她自然不是這種人，不但此時看她不是這種人，就是一輩子看她，也不是這種人。倘使看得出她是這種人，也不致背著我，把她心肝寶貝似的藏起來了。須知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，我早看出她骨相輕浮，不是好貨，別的不說，就是家中零用帳項，一則我因自己忙不開，二則她嫁了你，也算是個三分三的主子，若一點兒權柄都不給她，旁人未免要說我把持。所以她一到這裡，我就通盤交給她掌管。不料她自己並無治家的力量，又沒見識，買長買短，任憑底下人開口，要多少就給多少，只此已浪費不少。還有她那一個油瓶婆，從中作弊，兩個人狼狽為奸，儘量侵蝕，把我家的錢不當錢用。你看這本零用帳，房錢柴米不算，五月以前，每月只得六十幾塊錢開銷。五月底結帳，用了一百十二塊。因有個端午節在內，丟開不算。六月份應該省些了，不道也有八十餘元零用。這個月更多了，看來還得一百出頭。你想她只經手得幾個月，就弄得這樣荒唐，日子長了，怕不更無交代嗎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把那本零用帳，一頁一頁的翻給如海觀看。如海驚道：「原來還有這種事。零用開銷，乃是家中要務，怎可任她胡亂浪費，一個月幾十元，一年便是幾百元。你既然知道，為甚不早些告訴我？就是下人們欺她無知，究竟你和她是一家之人，不能冷眼旁觀，應該隨時指點她，才是正理。」

薛氏怒道：「你倒埋怨起我來了，誰願意冷眼旁觀？只因見是你心愛的人兒，就是多用幾塊錢，想必你心中十分情願，我何苦來告訴你，自碰釘子。還有下人面上，她自己做好人，任他們賺錢，我也犯不著做惡人，去點破他們。況且我把帳務交給她掌管未久，倘若多事插了口，有班不明白的人，便不免要說我爭權奪利。我既已讓她當家，自該聽她獨斷獨行，不關我事。便是今兒告訴你，也是我自己愛說話的不好呢。」

如海道：「這個你也未免太刻板了。她若當不了家，你不妨仍舊自己經手，這當家原不是什麼好差使，一要吃辛吃苦，二要任勞任怨。你們這班婦人女子，講到當家二字，都鄭重其事，不知當作怎樣的大權柄，其實你經手，他經手，都是一般模樣。只要誰幹得了，就誰乾去，還要分什麼彼此。」薛氏道：「我業已交給了她，決不能出爾反爾，向她收回，除非你自己教她交還我掌管。」如海笑道：「那有何妨。你們婦女的怪脾氣，真教人聽了很不耐煩，明兒我就教她交還你掌管是了。」

次日，如海果向邵氏說：「你把家中零用各帳，仍交少奶奶自己分配，你從旁看看，待學會了，再自己經手罷。」邵氏聽說，很覺不明不白，暗想零用帳自我經手以來，從沒自由支配，不過空掛一個名兒，都聽少奶奶的吩咐，她教我用多少就用多少，有時我還說比以前開銷大了，她道目今各物昂貴，故此開銷得大些，不料今日少爺講出這句話來，未知存著什麼意思？橫豎我自己有名無實，就仍交少奶奶經手，有何不可。這一來不打緊，那一班底下人，見她一進門就獨掌家務，都把她新奶奶長，新奶奶短的，十分恭維，此時忽然被少爺削了兵權，都疑心她乾了什麼錯事，背地裡紛紛議論，漸存藐視之意。邵氏不免心中生氣，幸得如海照常看待，才覺胸襟略慰。

合該邵氏命運多舛，光裕從前難得到錢家來，對於自己父母，也守著維新派平等主義，並不講究那腐敗的孝道。自這天到錢家來起了頭，因他母親在彼，不知怎的，忽然變得異常孝順，天天親來省母。省母之外，順便和邵氏閒談。他來時每趁如海不在家的當兒，故此邵氏與他都沒甚忌諱。不料暗中還有個薛氏，監察他二人的行動。晚間添頭造腳的告訴如海知道，如海免不得心中著惱。講到男人情性，十個中倒有九個沒常性的。遇著了美婦人，起初無不如饑鷹攫食，餓虎吞羊一般，務必要弄到了手，才肯定心。及至日子長久了，又不免心中生厭。如海當初喜愛邵氏，也是這個意思。此時日久情弛，漸覺心厭。兼之有個薛氏從中攪撥，更覺邵氏品行不端，暗想她為人若果正派，就不致和我在醫院中相識了，看來與光裕一定有私。只恨我自己太沒主意，當時理該將她身體玷污之後，丟諸不理，倒可省卻多少開銷。如今養一個不夠，還要養兩個，讓她與情人在家鬼鬼祟祟，成何體統。但光裕是我外甥，不能禁他不來，除非把陳太太送回家去，他的母親不在這裡，自不能天天來了。

主意既定，這天看老太太病勢略減，便打發阿福送陳太太回家。不意陳太太雖去，光裕仍天天前來，據說是母親差她來探望外祖母病體的。直到老太太病癒之後，光裕仍沒一天不來。你道光裕因何這般無賴，其實也不能怪他，卻是薛氏教他天天前來走走。他正心念邵氏，又聽了舅母這句可意的話，那裡肯一日間斷。焉知薛氏安排著一個大大圈套給他去鑽的呢！如海得知光裕仍日日來家，自己無法擺佈，愈把怨毒結在邵氏身上，對待她已不似從前那般和善，邵氏還不知就在光裕身上種的禍胎，見丈夫日漸薄待，只有自傷命苦，背著人偷彈珠淚而已。光陰迅速，轉眼已是八月初十。這天是倪俊人四旬壽誕，在虹口住宅中，大開華筵。如海與伯宣、文錦等，合送了灘簧戲法，諸般助興的雜戲，賓客如雲，好不熱鬧。如海同席，仍是伯宣、文錦、琢渠、爾年等幾個老友。酒至半酬，琢渠笑向伯宣道：「今天我們吃了俊翁的壽酒，再過幾天，又要擾伯翁的喜酒了。」

如海、文錦等，聽了都覺一愣，只見伯宣滿面通紅的道：「琢翁莫混說罷，這句話沒頭沒腦，從何講起？」琢渠笑道：「伯翁休得瞞我，我在你們初開談判之時，早已知道。因你守著秘密，我也代你瞞人。如今事已成熟，理當宣佈出來，給一班老朋友，早些預備，臨時好替你熱鬧熱鬧。你難道這樣一件正經大事，就始終偷偷掩掩，背著人去乾嗎？」伯宣呆了一呆道：「這倒奇了，此事我以為沒有第三人知道，緣何被你得知。並不是我存心瞞你們，只因現在還沒過節，於伊人放出的帳目上，不無關係，所以我暫守秘密。待過了節，自然要請眾位幫忙，但不知你這些說話，究從那裡聽來？」

琢渠哈哈大笑道：「此間並無外人，宣佈了決不致有人拆你爛污，請你不必多慮。講到我這句話的來源，萬非你意料所及，說

出來你就明白了。那方老四不是耽擱在我家麼？你難道不知他二人素有交情，他有什麼疑難之事，沒一件不預先和老四商酌。那天你向他提出要求後，他當夜便到我家來找方老四，商議進止，老四又轉向我打聽你的行徑。我因是你的婚姻大事，自然從中竭力幫襯，老四才教她答應嫁你。你想想這件事，我暗中替你幫了不少忙，你不謝謝我，還要瞞我，真正豈有此理。」

伯宣聽說，恍然大悟。如海、文錦等，都覺迷迷糊糊，不解所謂。文錦心急，盤問琢渠，究竟是那一回事？琢渠隨笑隨說，眾人才知伯宣娶媚月閣，已有成議，將於節後實行。文錦第一個向伯宣不依道：「你和媚月閣攀相好，乃是我做的媒，現在你要娶她，不該瞞著我媒人行事。」俊人聽得，也走了過來，幫同如海等派伯宣不是。伯宣四面受攻，賠罪不迭。眾人又問他可曾揀定日子，伯宣道：「我現在還住在銀行中，要辦這件事，須得另租公館，此時未曾覓得相當房屋，故至少還須隔十天半月，才能辦事呢。」

文錦道：「提起房屋，我家後門敘對過，那個孔公館，一過節就要搬場，他家房屋，也和我家以及琢渠家一般，是三上三下的新房子。還有一層好處，他家並不是搬場，乃是回籍，所以連硬頭傢伙電燈自來火等件，都肯賤價出頂，你若租了這所宅子，和我家琢渠家來往，真是再便利也沒有，只恐你不願意租借罷了。」琢渠道：「果然我家隔壁有個孔公館，他家不是新近死了一個人嗎？」文錦道：「正為這事，恐老趙講忌諱，那孔公館的主人前月沒了，他家人定於本月十六扶柩回籍，故而願意將家具出頂。我與他家乃是世交，若由我去接洽，又可比眾便宜，只恐老趙怕那宅子不吉利罷了。」

伯宣道：「那有何妨。常言道：宅由人轉。講到租房子，誰能保得住內中沒壞過人。況且就在賈、魏二公鄰近，我更願意租借。無論如何，有熟人在相近，一定比陌生所在，便利許多。拜煩文錦兄，就替我將那傢伙電燈物件，一併頂下來罷。」文錦道：「這個包在我身上便了。」伯宣又問文錦：「方振武近日作何消遣？北京老太爺那裡，曾否疏通？大約幾時可以回京？」琢渠道：「他現在真同那劉后主樂不思蜀一般，和花襲人十分要好。外間有班人謠言，襲人節後要嫁他，其實振武已有一妻一妾，不願多娶，故他自言不過逢場作戲，聊以自遣而已。北京老的一方面，據說已有人代他言歸於好，日前連來兩次電報，催他回京，但他還不願意回去，因他知道自己父親脾氣，反覆無常，笑裡藏刀，深恐中了陰謀詭計，故而決意暫不進京，我看他至少還得一兩個月耽擱呢。」

伯宣沉吟了一會道：「我想趁他在上海，煩他一件事兒，不知可能辦到？」琢渠問是什麼事？伯宣笑道：「說出來也不是什麼正經大事，便是我這回娶媚老二，還沒出面的媒人，故想請他做一個現成介紹人，未知肯不肯？」琢渠道：「伯翁，說出笑話來了，納妾又不比正娶，何須請什麼出面媒人。況且你與媚月閣相識，也不是他介紹的，乃是文錦介紹。放著文錦不請，反去請這個與媚月閣有舊交的方老四，你自己不想割了他的靴腰，他不吃你的醋，已是萬幸，還叫他出面做媒，你莫非要他演一出推位讓國的故事麼？可是異想天開咧。」

伯宣笑道：「琢翁的心思固然高人一等，所惜動不動就要走錯路頭。我和你都是政界中人，彼此脾氣相仿，誰不喜歡場面闊，場面一闊，身分也不期而然的高了。往年我們在京的時候，為何天天拜客，夜夜延賓，無非要給外間知道，我們結識的，都是大人，非比尋常。方振武的老子，不是目今中華民國的一等大人物嗎！我們雖然不能和他老人家來往，但得和他兒子結交，也未嘗不可光宗耀祖。我這回娶媚老二，若得他做個介紹人，場面上准要光輝萬倍。不但我一個人，就是眾位朋友，大家面子上多麼好看。況我聽人說，四少爺最歡喜熱鬧，這回務必請他吃喜酒，他來時本該坐首席，不如挽他掛個介紹人的名兒。別的俗禮，一概毋須。只要到了那天，請介紹人入席時，他答應一聲，我於願已足。他如若因娶妾不便做媒，橫豎我家眷不在上海，就再正式結婚一次，亦無不可，但求他答應做媒，無論什麼事，我都可遵他的命辦理。」

琢渠道：「這句話很是新鮮，虧你想得出來。果然有他做媒，和大總統親自介紹差不多，場面上大有光輝。這件事我還可求他答應，因老四的脾氣，最喜歡別緻，你這種特特驚驚的事情，他聽了一定贊成。少停我回家問他一聲，明兒給你回音便了。」伯宣大喜稱謝。這天因吃罷酒，還須看戲法，故此散席後，眾人都聚在客廳上，見那變戲法的，穿著一套大袍褂，搖搖擺擺，打從側廂中出來，先自嘮嘮叨叨，說了許多引人發笑的閒話，才把毯氈一蓋，由褲襠內摸出一盆紙桃，說是王母獻蟠桃。一套變罷，又進側廂去了半天，重複出來，仍說了不少空話，才變出一缸金魚，雖然比前套略勝，但一望而知，也是褲襠中帶出來的。眾人看了，都不甚滿意。文錦對如海道：「這變把戲的人，不是你僱來的麼？這種玩意兒，我也能變，虧他討價還要十四塊錢呢。你可記得那一年，天勝娘的戲法，我和你合伙兒去看，真是處處令人不可捉摸。還有一套碎表還原，因看客都不肯借表，我把自己的金錶借給了他，親見他把來放在一個銅鉢內搗碎了，裝在一管手槍內，對準一隻上鎖的鐵箱，開了一槍，教別的看客上台開鎖，卻見金錶藏在箱內，分毫未損。更奇奇的，我那只表極准，被他搗碎之後，理當停了，及至返原時，和借去的時後，相隔一刻鐘，這表也走過了一刻鐘，一分一秒，都不慢。可見得外國人的戲法，才真是五鬼搬運法呢。」